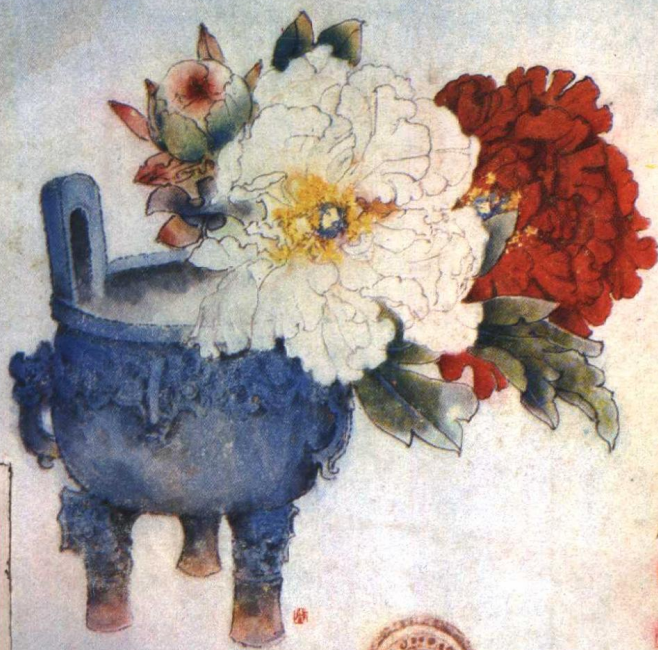


榴花洞传奇

白话《闽都别记》



张传兴画

张传兴

海峡文艺出版社

榴花洞传奇

白话文
闽都别记

张传兴



榴花洞传奇

——白话《闽都别记》

张传兴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9.625印张 4插页 190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100

ISBN 7-80534-042-0/I·41

书号：10368·303

定价：1.90元



作者像

長樂



晉安成武軍
太守

羅浮



東郡



福安
三山
松城
閩中
閩州
東治
閩都

序

郭 风

张传兴同志的《榴花洞传奇——白话闽都别记》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付样。他要我说几句话，我答应了。这是因为我的确有一些话、或者说一些感想要讲一讲。

我没有全部读完《闽都别记》的原著。那实在是一部奇特的书，可惜只看过一小部份原著。不过，另外听别人讲述了其中所记述的相当一部份故事。即使如此，我要再谈一遍，这是一本奇特的书。我何以作出如此的“论断”呢？这是因为，这部长达一百二十余万言的民间故事集，记叙自唐僖宗直至清雍正年间的佚闻故事，涉及福州地区历代历史人物、街巷坊里、古迹名胜的行状、典故；涉及流传于这个地区的若干民间爱情故事、神话以及怪异之说；文中夹杂方言俚语，大量描绘风土民情习俗，诸福州地区语言和民俗者，读之当尤感亲切。为此，我以为《闽都别记》在某种意义上是记述反映古代以至近世福州地区的野史、民俗、地理的一部百科全书，是研究古闽越某些地区民风、民情、民俗的重要资源；它是一部历来颇受市井、平民阶层传颂的通俗文学巨著。

《闽都别记》作为民间流传的著作，和其他一切民间文

学一样，精华和糟粕揉合于一起。虽然由于方言关系，我只阅读原著的一小部份（兼听他人的一些口述，此外听过评话演员的有关故事的说唱），我仍然可以判定，这是一部集体著述，几经许多无名民间作家乃至一般读者、说故事者的增益、减损。作品中既有揭露、讥讽封建社会和贪官污吏的黑暗和罪恶的篇幅，又有歌颂爱情的章节、歌颂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章节；既有引人深思的幽默、诙谐，又有振人意志的慷慨、激昂。但也不乏荒诞无稽，诲淫诲盗以及宣扬迷信、宣扬封建正统思想的篇幅。语言既不乏闪耀机智、聪明之光彩者，又有不少污秽、杂芜之词。但不管如何，我一开始接触《闹都别记》就有一个想法，以为如果文坛上能有人出面对之进行筛选，进行整理和再加工、再创作，必将出现金子一般的、富于独创性的通俗文学作品。

近二、三年来，有关谈论所谓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以至所谓庸俗文学之言论，见诸报端期刊者颇多，众说纷纭。其中对于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以及所谓庸俗文学，读者对其界限的提法或者说理解颇不一致；其中对于纯文学、对于通俗文学，褒贬同样也颇多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对于“纯”者、“严肃”者、“通俗”者以至“庸俗”者——各种作品都看得不多，但不知不觉之间似乎也开始为自己定下一个衡量标尺。这便是，凡有益于世道人情之作，凡足资雅俗共赏之作，不论其为“纯”、为“严肃”、为“通俗”文学，我都认为是可取的，反之，则不足取。而且，我还以为，不论其为“纯”、为“严肃”、为“通俗”，我都不对

之存一种“门户之见”，不以它们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择“善”而从之。看来，还是自己有“定见”好，还是自己看了作品以后再说，如此为佳。不然，我怎么办呢？

我谈了以上一些话，无非想以之作为一种“认识”的“前提”，试着对张传兴同志的《白话闽都别记》提出看法。这便是，我以为《榴花洞传奇——白话〈闽都别记〉》是一部比较成功、比较可取的对于民间文学的再创作，对于民间文学遗产的整理作了新的、可喜的尝试。张传兴同志颇有见识地剔除《闽都别记》中的反民主和反科学的、落后的、污秽的部分，而筛选出了富有生气的、至今还存在社会意义的、能够启迪人们的才智的数十篇作品进行再创作，从而使这部卷帙浩繁的奇特的书出现一种崭新的面貌。张传兴同志付出了可贵的劳作。

为了稍为深入地说明问题（或者说我对于《榴花洞传奇——白话〈闽都别记〉》的看法），我想顺便谈谈通俗文学的继承、借鉴问题。我国有丰富的通俗文学遗产（郑振铎同志生前曾有二大册的《中国俗文学史》问世），这是不必多说的了。另外，只举出《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来，就足以说明我国古典的“通俗文学”可以与某些古典的“纯文学”（例如李、杜的诗等）一样，不仅能成为我国文学的里程碑，且可以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从此可见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都能出巨匠、出杰作。通俗文学之佼佼者，尚有一个“优势”，那便是一般说来，有更广大的读者，有更多层次的读者。所以，依我看来，我们不可忽视对于传统的、古典的通俗文学（当然包括民歌以及说唱等等）

的继承、借鉴和整理工作。一如我们不可以放弃对于外来文学(当然包括现代主义各种流派文学)的借鉴、吸收其精华。我以为,张传兴同志自《郑堂的故事》、《林则徐演义》以至这部《榴花洞传奇——白话〈闽都别记〉》的再创作,说明他对于借鉴、继承和整理我国,特别是福建的通俗文学是比较认真、严肃的。而且也已取得成就了。

张传兴同志生长在福州,对于福州地区的方言、俚语以至风俗、民情、掌故、传说都较熟悉,对于福州地区流行的民间文艺如评话、呖唱、闽剧及民歌、民谣等既熟悉又颇为热爱。所以,他在《白话闽都别记》的再创作的过程中,不仅剔除了原作糟粕,而且在主题方面也有所提高、深化,使其内涵更丰富、深刻。同时,在内容上还有某些增益,这主要指对于福州地带历代民俗民情的描绘等等。我还想指出的,他对于继承章回体小说的某些传统手法方法,似乎能做到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和发展。关于这一点,我愿意引录一小段经他再创作后的、描写一对男女——周启文与吴青娘在战乱中相遇的情景:

……青娘见周启文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觉得有趣,便忘了避让,与之坐谈不倦。此时,她想,名士之子,又是读书人,不知是不是书呆,不如试探一番,便问:“公子,随带有干粮否?”启文摇摇头说:“未曾带有。”青娘紧蹙双眉说:“这样说来,你我要一起饿死啦!”启文道:“不遭乱兵之手,便效夷齐,死亦甘心!”……青娘说:“无妨,自古道天无绝人之路,待依家

踏山寻找，或许还能找到仙果。”青娘去片时归来，采几颗石榴于石桌上。启文一见食物，突觉饥肠辘辘，取过一颗大石榴，连皮都不剥，三口两口吃下肚里。青娘见那饥不择食的傻模样，不禁哧哧一笑道：“先前一个书生，斯文得很，口口声声杀身成仁，此刻却见物而忘义了。”启文自知失态，忙陪礼笑道：“失礼！失礼！”青娘说：“依今出一对，公子对得上，再吃第二颗石榴。如对不上，别想再吃了。”启文道：“小姐玉意，敢不从命！”青娘随口出对：“既有石（实）榴（留），何须桃（逃）？”启文随声对道：“若无橄（敢）榄（揽），焉得藕（偶）？”青娘知道自己上当了，满脸羞红地嚷道：“谁与你偶？现在一个也不给你榴了，你快走！”启文连忙解释道：“小姐误会了，小生所说偶，实指偶遇之偶，并非佳偶之偶，切莫怪罪！”青娘见他如此机灵才捷，心中十分钦羡。

这样的情节和描绘，读了令人开怀，不仅使人们对启文、青娘的性格、气质有所认识，而且也颇能开迪读者心智。我觉得通俗文学在艺术上的特点，它的特有的幽默感和讲究趣味，以及叙事的明快，是值得发扬和重视的，值得“纯文学”借鉴。

我想重复发几句议论，作为结束语：即“纯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好，皆能出上乘之作，也皆能出受人揶揄之作，为人所不齿之作。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福州。

目 录

序

郭 风

榴花洞传奇	(1)
黄衣女传奇	(19)
陈靖姑传奇	(34)
冷霜婵传奇	(60)
相思石传奇	(75)
三义盗传奇	(87)
周艳冰传奇	(94)
渡鸡口传奇	(110)
祭酒岭传奇	(121)
吴少侠传奇	(131)
陈金凤传奇	(142)
罗隐传奇	(160)
鬼斧破良缘传奇	(169)
白马三郎传奇	(177)
油巷下传奇	(180)
林庆云传奇	(186)
铁麻姑传奇	(213)

当炉吟传奇.....	(232)
罗星塔传奇.....	(239)
张伯玉传奇.....	(250)
双抛桥传奇.....	(254)
孝义巷传奇.....	(257)
金头御葬传奇.....	(259)
吉庇巷传奇.....	(265)
独相十三载传奇.....	(274)
郑秀才传奇.....	(287)
六离门传奇.....	(292)

榴花洞传奇

话说唐僖宗乾符二年，昏君无道，只知搜刮，不顾民瘼，灾荒连年，尸横遍野，官逼民变，农民起义彼伏此起。山东曹州黄巢率众响应王仙芝起义。次年，黄巢因反对王仙芝接受唐朝招安，与仙芝分兵，独立作战。乾符五年仙芝死后，黄巢遂被推为领袖，称冲天大将军，年号王霸，率众数十万横冲直撞，所向披靡。这一年他率军南下，经江西、浙西、浙东，进入福建。一路势如破竹，各州县守将无一能御。当时，福州刺史郑镒，平时只知搜刮民脂民膏，见黄巢大军即将压境，自料末日来临，心惊胆战，日夜修斋建醮，拜忏念经，祈求神禳，梦盼黄巢转道。不料，起义军势猛如洪，仅数日已迫近福州邻县闽清一带。郑镒得讯，卷逃数万家财半夜弃城而走。官兵见主子已溜，遂堕为兵匪，到处打家劫舍，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正所谓兵过篱笆破。此时，惊动九仙山（今于山）下当朝新科进士吴勋。吴进士为人清高，元配林安人德貌兼全，膝下一男名大受，年方十六岁，

一女名青娘，字小荷，青春十七；一个家仆名吴义。家道颇裕。青娘聪明伶俐，美貌如花，自幼喜弄笔墨诗书，性格开朗诙谐，父母爱之如掌上明珠。这一天，听说官军为匪，到处行凶，吴进士急急带着全家大小望城东方向逃难。走到东山脚下，先到佃户李灵家中。李佃户见吴进士到，殷勤接进，茶饭相待。宿过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李佃户慌慌张张从外面跑进来说：“吴相公，不好了，溃兵来了，速速走避。”吴进士慌忙带领妻、子跟着李佃户向山下跑。走了一里左右，丛林中现出一古刹，门上古匾书《圣泉寺》三字。进内一看，殿宇虽大，不料却早已住满了逃难之人。环顾四周，皆是峭壁密林，如果溃兵到此，岂不作笼中之鸟？吴进士正思退避之际，突然山门口有人高声喊道：“乱兵来啦！”登时寺内人众蜂拥而出，四散奔命。吴进士随着人群往山下跑，一时间妻、子全给冲散了。跑有二里多路，见后面并无追兵，始知误传，大伙三三两两散坐路旁田塍歇息。吴进士倚在一棵大榕树下喘气，抬头一望，见远处走来了家院吴义，儿子大受扶着林安人尾随在后。吴进士不断招手疾呼：“吴——义！老爷在这里。”林安人闻声没命地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吴进士这头跑来。一家人聚在榕树下，林安人才破涕一笑，突又转喜为忧，问道：“青娘呢？”吴进士发现爱女失散，也高声问吴义：“小姐到哪儿去？”吴义眨巴着双眼摇摇头说：“小姐不见啦！”吴大受见姐姐走散了，却哭着向四处呼喊：“姐姐！青娘姐姐！”林安人也哭了起来。一家四人在大路附近寻找多时，始终不见青娘。最后，还是吴

义说：“老爷，小姐不知去向，急也无用，不如先找一个去处住下，往后慢慢再寻小姐，你看如何？”吴进士道：“只好如此。”吴义道：“吴义有一胞侄在大乘寺出家，不如投奔大乘寺，老爷，安人，你们看好吗？”林安人摸着小脚紧皱眉头问道：“离此远吗？”吴义说：“不远，不远，再走里把就到了。”吴进士说：“那么走吧！”吴进士和大受扶着林安人跟随吴义，直奔大乘寺而去。

吴义一行人到了大乘寺。吴义说：“老爷，安人，你们在门口稍候，待小人进内问个明白。”吴义进内，遇一小僧，上前拱手一揖道：“小师傅，借问宝刹里有没有一个名叫一清师父的？”小僧说：“一清师父是我们的当家。”吴义得知侄儿当了住持，欢喜过望，对小僧又一揖道：“劳小师父通报，说南门九仙山吴义来了。”小僧进去，少顷出来道：“家师请施主进内。”吴义跟小僧入内，见了侄儿，二人悲喜交集。叙过往事，吴义就将主人逃避兵灾之事述了一遍。一清道：“叔父何不早到此地，别人不管，叔父之人哪有不保护之理。”吴义说：“这里有没有躲藏的好去处？”一清道：“有，有，有个好所在。”他带吴义到内室，揭开拜垫底下的地板，牵着吴义手，说：“叔父，跟小侄来。”二人沿地窖木梯下去，深入丈余，顺着弯曲小径，直至山窝，才出现一个宽敞大室，可容得二、三十人。家具食物一应俱全。吴义大喜，出到山门口迎主人家入寺。吴义与侄儿张罗一番，始将吴进士等人安顿好。

却说，青娘昨天随父母从山上逃下，跑到半山被人群冲

散了。她晕头转向直往山窝里钻，走了好一阵山路，累极了。太阳渐渐西沉，山路无人往来，寒鸦归林，“哇哇”凄厉之声使青娘毛骨悚然。她想，再走，走往何处？心中无数。单身女子，如遇歹徒，如何得了！想到这里，不免心慌意乱，决定先找个所在歇过一夜再说。于是，她闪进山坳，见一岩石中裂一缝，可容一人侧身而入？便大着胆探身入内。亮处却是一个新天地，花木参差，异香扑鼻，亭榭回廊，曲径通幽，风吹树动，榴花如火。青娘此时好似置身桃源胜景，呆在洞门口，如醉如痴。她以为自己在做梦，便这里摸摸，那儿动动。摸着洞门边那块巨石，光滑如镜，推一推，似乎有点儿会动。用力向左一推，“哗”的一声巨石自动将洞口关闭了。青娘大惊，担心无法出去，忙又用力向右一推，“哗”的一声，巨石又自动开了。青娘十分高兴，反复关开几回，知是一块天然石门。她关好了石门，安心躲在洞内。暮色降临，一日奔波，又饥又累，坐在回廊石椅上歇息，抬头仰望，见树上榴花结实累累，青娘不禁高兴地喊道：“好啦，天无绝人之路，榴果可以充饥。”她站在回廊椅上伸手便摘了一衣兜榴花果。剥开果皮，大啖大嚼，甜如蜂蜜。青娘有果充饥，又得了这个好去处，心下暗自庆幸，倚在廊柱上不觉入睡了。一阵凉风扑面，青娘从酣睡中醒来，只见月明如昼，园内树影婆娑，无限清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亲人，想起父母弟弟走散，一阵心酸，泪挂双行，嗷嗷啜泣。她为了探探外界动静，又悄悄来到洞门口，推开石门，往外一看，外界毫无动静。她刚要转身回洞，忽听近处树上有人喊

“救命”。青娘到树下抬头一望，月光照处，有一男人绑在树上。男人还在喊：“快来救命呀，快来救命！”青娘怕溃兵发现，朝树上喊道：“待依家解绑，不要再喊了！”青娘将绑在树头的麻绳解开，男子从树上滑了下来。一到地上他纳头便拜，口称恩同再造。青娘说：“你何不快走呢？”男子扯住青娘衣襟：“小姐救人请救到底，快带小生找一个避处，乱兵从这里刚退走一批，二批三批即将来到，如不就近躲避，势必遭到杀身之祸。万望小姐可怜则个！”说完哀哀而哭，青娘听说溃兵还会来，心中慌急，不假思索，带着男子一起逃回洞内。行至亭榭门口，青娘说：“回廊椅上可暂过一夜，明早外面无事，你须出去。”男子答道：“是是是！”青娘走入亭榭，关上房门，自行歇息。青娘睡至次日午时方醒，记起昨夜救回来的人，心想不知是甚等样人，盘问几句，谅也无妨。她来到亭外，见回廊上坐着一个白脸书生。那人见青娘走来，忙迎跪尘埃道：“乞问仙姑何号，此洞何名，望给赐知，以图日后报答。”青娘答道：“不必如此，请起来说话。依家非是仙姑。今先问你，家居何处？贵姓尊名？因何被绑树上？”那个男子抬头一见青娘，貌如天仙，亭亭玉立，看呆了，一时忘了答话。吴青娘见他两眼直勾勾地呆望着自己，不禁满脸羞红，倒退一步，又轻轻地问道：“贵姓尊名？”男子此时才惊醒过来，忙答道：“小生姓周名启文，家住乌石山下，年方十八，家严字太朴，人呼周处士，先母早逝，并无兄弟。为避兵祸，我们逃至东门。昨日我父子二人被山上的一股人群冲散了，小生在寻找家严